本館開設北京正陽門外櫻桃斜街中間路北

大中華民國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陰歷歲次癸丑年三月二十一日

群強報

本報出版第三百二十二號（星期日）　電話南局四百六十二號

[illegible]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今日另有附張隨報附送不收分文

本報價目

（北京）零售每份銅元一枚　每月銅元三十枚　裝訂成冊三十三枚
（外埠）凡一個月寄一份以外每月寄均大洋四角　全年大洋四元　每月每冊四毛

各代派處

（北京）琉璃廠各家京報房　海甸文海派報處　地安門外鼓樓東義慶齋報館　西城宮門口路北　新豐市場乾益生
（外埠）天津本報分館處鄉祠南梁子亭　李茂林　通州合記　保定公興報房　張家口天利報房　奉天順天　吉林黃友齋　黑龍江醒華振興學民日報

本館遷移廣告

本館今已遷移櫻桃斜街中間路北諸君見訪或惠寄函件逕請光臨新寓是盼　本館全人謹啓

三慶園（白天准演太平和班）（陰歷癸丑三月廿一）

金月仙　小龔處（黃金台）
金月香　楊翠鳳　大翠紅（水）　大算粮
金鳳仙　王玉仙　李貴蘭　◀鐵弓緣▶
王玉仙　金銀娃　掃雪
小紅寶　鄭萃紅　金鳳仙　◀天水關▶
小貴卿　小金翠（牧羊卷）
（于）小霞　陳斬　小姚寶　賢　寶娥
（盖）蓮芬　小達子　拾萬金
小翠芬　楊翠鳳　金鳳仙　錯中錯

三慶園（夜戲）（癸丑三月二十一日）男女分座

蘇彩霞　小蘭寶　小芝蘭　女狀元
張金紅　劉翠喜　三上轎
李鳳仙　花貴寶（辛）安驛
小飛英　金鐙紅　探親家
杜云紅　陳秀波　金香玉　天門南
（鄭）翠紅　◀乞丐得寶▶　訓
◀于小霞▶◀小紅寶▶　房機
◀金鋼鐧▶◀金翠玉▶　雙官誥
（李）飛英　◀大▶　拾萬金

廣和樓（正陽門外）（肉市路東）

（白天）三月廿一（鴻慶班）（准演）

陸保山　羅成叫關
姚佩秋　陸鳳琴（雙）搖會
韋久峰　席閣山（武）家坡
周瑞安　黃潤甫（四）杰村
傅紹山　金秀山（洪）洋洞
德珺如　轅門射戟
（九）陣風　閻蘭亭　大◀蘆▶林坡
張玉平　戰　浒
（龔）雲甫　榮齊全
常俊亭　（劉）鴻升　完璧歸趙
方連玉　本
（打袍龍）

白天　癸丑廿一　九月　梵　小喜（春）　天　菊　王　玉　秋　（金）鳳　九月（菊戲）　小菊　小忠　小翠　李（文）　小菊　金（運）　小香水　三世　准代

北京仁[illegible]

臨面商另爲減成作價又新到各種鐵床本國新發明[illegible]北京前門大街泰昌號主人謹啟
電話南局一百零四號

●論說●

國會議員眞不顧大局耶

蘭言

議員代表國民　監督政府　其位其人是極高極尙　人民待遇之方　自然優禮相加　不但人民之權利幸福是議員之締造　即全國之命脈抑是操之於議員之手　況我國共和幼稚　元氣大創　兼以憂患頻仍萬端棘手　斯時也誠滿目瘡痍之秋　一髮千鈞之時代也　人民鑒於國破家亡之禍　是以望治而情殷也　一年來臨時政府之成績　是敷衍因循隔靴搔癢　致孕出蒙藏分崩之險象　一般人民咸謂國會一開　正式政府成立　從此旗鼓大張　另圖振作　我中華民國果能銳意圖強庶免亡國之慘劇　是國民以縱橫萬萬里之民國土地　五族四萬萬同胞之生命　統付之於今日國會議員之手　推之挽之　惟議員諸君量之　我國民對於國會議員也　方且崇拜之不暇　詎肯出言侮罵耶

孰憶自議員選舉以來　醜態百出　賄買者有之　詐取選舉票者有之　擾亂投票所者有之　舉凡官祿狂　與社會賊子　市儈流氓　狼羣狗黨　悉數混雜於其間　彼輩之喪心病狂　必自忖曰　此際議員營選　則異日之厚祿彌窮　即破產傾家典妻鬻子　運動費莫惜也　所以運動家橫施運動力　害民黨强拉害民賊　噫　議員之劣迹斑斑　誰屑細數也　迨至國會既開　今十餘日矣　而衆議院之豫備會　醜事又出見矣　近日報紙喧傳　聞之令人髮指　前日丁主席因議長之競爭　竟自悍然退席　以作要挾之計　既取消議員之某某　倚頓撒潑忝然入場　非議員而假冒議員　某黨之雇人充數　此外則議會一開便亂無秩序　非擂案頓足　即狂吼亂叫　鼎沸人聲　嗷嗷聒耳　此不過議員之恆情　無足深怪也　然而更有甚於此者　則莫如山東省議會之怪現象也　因討論禁止私塾　取締孔教會　致觸某議員之龜怒　竟自厲聲大罵曰　不贊成者是混帳王八蛋　以堂堂議員之口竟吣出王八蛋來　竟吣出混帳王八蛋來　某議員之身之體　豈盡蛋白質耶　於是乎由罵而打　議場變作戰場矣　有李議員之木棍飛來　朱議員之肉頭即破　更兼亂哮亂咆時　議會已無秩序之可言矣

已矣乎　衆議院之亂鬧如彼　省議會之蠻弄又如此　彼議員者其良心已腐　血輪如冰矣　或曰議員即是異寵　今而後始知其言之非苟　非驢非馬之蠢物　爾今亦混迹入羣耶　於戲彼蒼者天　何忍使四萬萬之生靈永遭塗炭之苦　其然也豈其然乎

余不禁轉念而嘗曰　所幸今日之政府將正式成立矣　今日之驢馬議員其百分之一也　我國人才素稱濟濟　淸白乃心者實繁有徒　既厭專制之病民　故轍胡能再蹈　旱鑒豆剖之慘禍　死灰豈肯復燃　我國

民愛國之熱忱　革命史即其明証　況議員之價值極高　誠鷄羣之鶴鶴　豈乏灼見眞知之士　而非碩學通儒者歟　細考議員之資格　實超羣而拔萃　非留學有年者　即專門學研究有素者　更有多數之革命偉人　於今日之議院中實佔優勝席也　我國民對於議員之態度　當然深信不疑　似勿庸多慮而饒舌也　第恐庸冗之輩　狗苟者流　一旦溷匿於其間　則諸君之名譽既玷　眞志士亦將氣短而心灰矣　果爾則政府之監督無人　而國民之代表伊誰是賴　捨議員諸先生其誰耶　今而後勿因細節而亂秩序　勿因私見而傷大體　人格下流者屏除之　識見偏歧者明辯之　務以國民爲前提　務以大局爲系念　人咸謂今日之國民會議員不顧大局也　余則急起而痛斥之曰　否

●本館要電●

彰德電●黃河以南雨既霑足　黃河以北依然未雨　將來旱災必在七成以上

熱河電●民間自衛往往缺警械　請給槍械　流弊甚多　熊都統擬定辦法　電中央請核示

●國事要聞●

大借欵暫緩簽字●五國大借欵復活之後　本定於昨二十五號簽字　繼由英法宣言　暫緩數日　再行成立　蓋一因條件上尚須磋商　一則南北之戰端將開　故外交團略觀靜動

南北有決裂消息●自民國成立後　南省中一班亂民　屢次煽惑軍民　希圖起事　其機關破壞　被政府得有憑據者不知凡幾　大總統外顧時局　不願輿兵搆禍　故一味隱忍寬容　不肯與之決裂　近則四省獨立之說　行將見諸事實　亂黨中之計畫　在於湖南招兵廣東籌餉　殺機已伏　無可挽回　聞政府最近消息　從政府一方面　絕不輕開戰端　但南省一班暴徒　執迷不悟　則北方軍隊　亦無法不與之決裂　大約一星期內　難保無他變故

柏文蔚被刺確耗●皖督柏文蔚由皖赴滬　又由皖赴寗　添召兵隊六營　以爲獨立之預備　玆聞柏在南京於二十五號　被人暗放一槍　幸未命中

河東張李案近狀●河東張李一案　近日訊問　已有端倪　其一切贓欵　現爲張李自認者　共計六十餘萬　蔣作賓對於此事　自知無可爲力　亦不能代爲袒護　聞日內即可判決　張李恐無生機之望

西藏議員將揭曉●西藏選舉一事現已商議就緒　三二日內即可發表　其所以能就緒者　實因西藏反對在京選舉　倘遲不發表　難免另生枝節　又貢桑諾爾布　已決意不將仇亮加入　其餘問題　均易解決之故

快胃扁減永德國藥　其效如神有病者請試　調經膏　專治婦女經血不調子宮寒冷久不作胎前趕

閒家快事

[illegible]到向伊理論不但不符竟自狡展萬端似此商家有多誤事特此登報以供周知　不平人登

武士英現已身死●自認行刺宋遯初之兇犯　武士英　即吳福銘　已於本月二十四日身死　其致死之情形　該管官吏嚴守秘密　大約係自盡　二十五晚　上海德華電又來電云　刺宋遯[illegible]之兇手武士英於監獄中被鎗身死　外間傳說　係武氏見罪無可辯　故自盡以免受刑　惟經醫生細[illegible]則謂察其傷口不似自盡者　現時正在調查云　按路透電謂武犯二十四日死　德華電謂武犯廿五[illegible]死　其時日微異而武犯之死則確矣　路透電謂係自盡　德華電謂不似自盡　則並存其說以俟考可[illegible]

國民黨之苦議員●國民黨中一部分人　本有暴烈分子　欲藉宋案發生　破壞大局　[illegible]日以來　黨中穩健分子　多半不肯爲亂　其宣布脫黨者　不知有若干人　僅參衆兩院中人　已逾百人之多　連日發現政團　如某某俱樂部　某某同志會　及某某超然派　皆黨民求恢復自由之活動也　其黨中暴亂分子　近更設糾察規則二十條　又于兩院中設秘密糾察員　以黨中可信之議員充之　使與不可信之議員相間雜坐　以監察其動作　每五人爲一排　以一人監察四人　十人設一監察長　所以箝制本黨員者　無微不至　有某議員患病在病院中　忽被人責令往院中　某告以抱病不能往　大遭白眼　幾欲飽以老拳　某無可如何　只得隨之前往　其種種野蠻舉動　同黨中人　無不離心離德　不久即將決裂矣

癸丑同志會誌略●癸丑同志會　爲國民黨議員陳家鼎等所組織　二十四號假安慶會館開第二次籌備會　聞內中國民黨議員極多　皆受國民黨之壓制　宣布脫黨後加入者　大約不久即將成立

第三黨不日出現●自三黨協商合併之時　孫毓筠即暗中組織政黨　以爲第三黨之預備　現在三黨合併在即　孫氏乘機進行益急　近聞楊度亦有組織政黨消息　大約與孫毓筠可以攜手　又景耀月等亦有此舉　惟其名譽不彰　能力薄弱　因之入會者寥寥　恐與劉揆一組織之相友會　不能成立

政友俱樂部進行●政友俱樂部　由參衆兩院中議員組織而成　已誌前報　連日議院中二三野心家　因爭執黨見　箝制多數議員　如役使奴隸　使不得自由發表意見　因此反動力　對于政友俱樂部之進行益急　現在願任發起者　已有七八十之多　兩三日內　即擬開成立大會

程應之生命危險●現在亂黨之進行益危　對于武昌黎副總統　既不敢輕于發難　于是目的所在　專在于南京　程德全滯居上海　被某某扣留　不許返寗　應德閎爲共和黨支部長　更欲得而甘心　一旦發生　均恐有性命之虞

●本京新聞●

入口加稅●美國改良會接華盛頓總會來信云　現經提議請美國外交家　派代表前赴各國商議　現在中國共和成立本有主權　所有各國運往中國貨物　可以任聽中國分別加稅　開放各國從前之牽掣

軍謀旅行●陸軍大學校　此次舉行參謀旅行　其地點係在山海關內灤州一帶　茲已定於五月五號出京旅行　二十日所有學員共九十名　其他該校之華洋教員等　亦皆一并同往　於昨已向陸軍部請撥護兵二十一名以資保衛

布置森嚴●總統府自遷至三海之南苑後　一切布置均已妥洽　四圍夾道及各要隘　駐紮衛隊　新華門將次開闢　又在高處建房派兵駐守　所有屋宇不適辦公之用者　現已興工修改　而三海之三座門則六句鐘即下鍵　辦公人員須繞道西華門出入

罪犯遭瘟●昨據法部人說　近日京師瘟疫盛行　傳染極速　各處尚未見發　現而監獄內人犯　因病而亡者甚多　故獄內看押人犯所丁　數日間病死者　有七八名之多　而京內各審判廳拘留之人犯　亦多染此時疫因病而亡者　此可爲改良監獄之第一成績

懲辦私運●西便汛游緝隊在馬廠車站　拿獲販運火藥人犯二名　已誌前報　茲接調查員報告　二犯一名趙慶　一名馬洛福（定興縣人）經守備張少泉訊問　據云此藥係從潭城王姓家所買　往南口大寺廟運送　訊明口供　遂即解送提署懲辦

捕獲車夫●西安門內後庫住戶趕車的王某　二十二號　被中二區捕獲　並將其婦惠氏一併帶區　據傳言此案與孔姓之女屍案頗有關係

一死二生●阜成門外望海樓婦人投河兩誌本報　茲經本社專員調查　該婦在北營房住家　（伊子名叫福海　充當陸軍第一鎮排長　現在歸化城駐紮）同其兒婦度日　因屢受兒婦虐待　故投河自盡　又聞該其兒婦懼罪　於二十三號用刀自抹　經人解救尚未斃命（見二十五號本報何故輕生新聞）氏之父於日前上吊兩次　均經人解救幸未殞命

紳士開通●京北孫河東垻鎮金盞村　紳士高潤山　很是開通　新近糾合同志　在本街設立一處閱報宣講所　每日聽講閱報之人非常踴躍　高君見該處人民如此進化　遂大發熱心　另又組織一處戒烟會　刻已覓定處所　俟修理工竣即行開辦

危險堪虞●大安南營東口路南　有某當鋪後墻一段　勢將傾倒　行人經過頗有戒心　該墻主早行修理　亦是公德

恨賭傾生●安定門外大橋東邊　二十四號下午一鐘　有一四十餘歲婦人　跳入護城河內　經門臉站崗遊緝隊兵看見　回明僱長　下河將婦人撈救　控水甦醒過來　據說在槍廠住家　因勸其夫戒賭不聽　因而口角　故尋短見　許君派兵將婦人送回家去　雖是婦人見識之愚　亦足見賭博之害　若非遇隊兵盡職　該婦一死豈不可憐

詳認花馬爲記不悞主顧
瑞雲茶店主人謹啟

時事雜評（瘦郎）

湘省練兵　廣東籌欵　此破壞黨之眞正手續也

亂黨之根據地　志本在得武昌　然黎副總統坐鎭從容　破壞既不能　運動亦不能　于是一般亂黨暴徒　不得已逃往上海於租界之中　開軍事會議　其會議之結果　惟有奪取南京　暫爲目前之計　非得已也

柏文蔚之往南京招兵　有人謂絕非本意　其所以甘冒此不韙者　實有迫之使不得不出於此　且非出於不能保其旦夕之性命者　其謀叛也可恨　其被動也　抑亦可憐

時事小言（悲菴）

●恐怕未必

南北之惡感　一般熱心國事者　尚望可以調停　恐怕未必

國民黨之勢力　逐漸衰微　一般激烈分子　尚望其能箝制黨員　恐怕未必

黎副總統之目的　在於擁護中央　一般無知識之徒　尚望其能受運動　恐怕未必

宋案之發生　本不足號召天下　一般野心大家　欲藉是傾倒政府　恐怕未必

三黨之合併　精神上早已實行　一般破壞黨徒　欲從中挑撥惡感　恐怕未必

大總統之能力　足以維持地方秩序　一般暴亂分子　欲在北省乘機作亂　恐怕未必

隨便說說（眞公投稿）

法律家多　道德家少　曷以故　曰法律不誅心　可以口是心非　言論家多　實行家少　曷以故曰　言之匪艱　行之維艱　近憂者多　遠慮者少　曷以故　曰人壽幾何　何自苦乃爾

流氓遍野　貧民工藝廠將如之何

洋貨店鱗立　提倡國貨會將如之何

邊事日亟　籌邊會將如之何

二十四難

日子難度　生計難籌
團體難結　人格難齊
頑固難化　髮辮難剪
迷信難除　衛生難講
情樊難去　鴉片難戒
熱心難得　凉血難變
黨見難同　富強難說
人心難測　公德難行
國貨難銷　利權難挽
外債難還　好事難成
蒙藏難征　洋氣難惹
幸福難享　瓜分難受